

# 数字技术嵌入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与优化

刘陈梅, 冉 扬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0日

## 摘 要

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而数字技术作为打破空间限制、推动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 成为联结城市与乡村、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关键纽带。重庆作为典型的“超大城市 + 大农村 + 大山区”区域, 山地地理特征与乡村劳动力老龄化形成的接入沟与使用沟, 加剧了农业生产精准化不足、产销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发展问题, 成为城乡融合的主要梗阻。文章基于数字鸿沟理论、赋能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以重庆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样本, 分析山地乡村数字建设的现实动因与可行性基础, 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山地城乡融合的实践逻辑, 并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 研究发现, 数字乡村建设需通过技术适配、主体赋能、协同共治, 推动数字技术从城市向乡村深度渗透, 实现城乡数字资源的互联互通与要素的双向流动, 为山地地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实践参考。

## 关键词

数字赋能, 数字乡村, 山地乡村, 乡村振兴

#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and Two-Way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Practice and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ongqing

Chenmei Liu, Yang Ran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Received: April 19,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0, 2026

文章引用: 刘陈梅, 冉扬. 数字技术嵌入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与优化[J].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6, 15(3): 619-625. DOI: 10.12677/mse.2026.153060

## Abstract

“The most significant imbalance in China’s development is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most prominent inadequacy is the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s a vital carrier that breaks spatial constraints and drives factor mobilit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key link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ddressing the imbalance in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 typical region characterized by a “mega-city + vast rural areas + large mountainous terrain”, faces access gaps and usage gaps stemming from its mountainous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the aging rural labor force. These gaps have exacerbated development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recis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ymmetric production-marketing information, and unequal public services, becoming major obstacles to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Digital Divide Theory, Empowerment Theory,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Chongqing’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s a research sample. It analyzes the realistic motivations and feasible foundations for digital construction in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explore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paths.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requires technology adaptation, subject empowerment,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drive the deep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rom cities to rural areas. This will realiz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urban-rural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 two-way flow of factors,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mountainous are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Digital Countryside, Mountainous Rural Area,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动因

### 1.1. 破解山地乡村发展困境的迫切需要

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城乡数字鸿沟可分为“接入沟”与“使用沟”，重庆山地乡村的地理与人口特征恰好加剧了双重数字鸿沟的形成，成为乡村发展的核心桎梏。山地地形造成的空间阻隔，使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覆盖难度大，形成了显著的接入沟，直接导致农业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自然风险监测与防控能力薄弱；而乡村劳动力老龄化突出的人口结构特征，使得乡村群体数字技能储备不足、数字工具应用能力欠缺，形成了深层的使用沟，进一步加剧了产销信息不对称、农产品流通效率低等问题，最终表现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增收困难。同时，双重数字鸿沟的叠加，使得山地乡村难以共享城市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公共服务的“空间可达性”与“数字可达性”双重不足，造成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持续存在。赋能理论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学理路径，数字技术的工具性与赋权性特征，能够从“接入赋能”与“使用赋能”两个维度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在接入层面，通过大数据、物联网、5G 等技术的精准布局，打破地理空间对数字基础设施的限制，弥补山地乡村的数字接入短板；在使用层面，通过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公共服务的深度嵌入，将数字工具转化为农业生产的监测、预警、产销对接的核心手段，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与智能化，同时推动数字公共服务下沉，提升乡村公共服务的数字可达性，从根本上破解山地乡村的发展痛点，实现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

发展的全方位赋能。

## 1.2.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纽带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实现要素的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 而数字壁垒的存在是制约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因素, 这一问题在山地地区因地理空间阻隔而更为突出。重庆主城都市区与乡村地区存在显著的资源互补性: 主城集聚了数字技术、专业人才、市场渠道等数字核心资源, 乡村则拥有特色农业、生态旅游、民俗文化等实体资源, 但城乡数字鸿沟造成的资源对接障碍, 使得城市数字资源难以向乡村下沉, 乡村实体资源无法有效对接城市市场, 形成了要素流动的“单向失衡”格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来看, 数字乡村建设的本质是构建一个由“政府、企业、乡村主体、高校与科研机构、数字技术”等多元行动者组成的城乡数字协同网络, 通过搭建城乡数字协同平台这一关键行动者, 推动各行动者的角色定位与利益整合, 打破城乡之间的数字壁垒与行政壁垒[1]。在这一网络中, 公共部门承担规则制定与资源统筹的角色, 企业提供技术与市场支撑, 高校及科研机构负责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 乡村主体则是资源供给与价值实现的终端, 数字技术则是联结各行动者的核心纽带。通过多元行动者的协同互动, 实现城市数字资源向乡村的精准下沉, 同时推动乡村特色资源通过数字渠道向城市输出, 形成“城市赋能乡村、乡村反哺城市”的要素双向流动循环。重庆四大核心特色农产品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产值均实现 19% 以上增长, 忠县柑橘增幅达 32%、奉节脐橙达 28%, 数字技术对乡村产业的赋能成效已实现量化验证, 这也印证了数字红利正加速从城市流向乡村。

## 1.3.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支撑

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是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方位发展, 赋能理论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核心学理支撑, 数字技术通过对乡村发展各维度的“技术赋权”与“能力提升”, 实现乡村振兴的全方位赋能, 推动乡村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数字驱动”转型。在产业振兴维度, 数字技术的生产赋能与流通赋能相融合,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智能化, 提升特色农产品的品质与产量, 同时借助电商平台、数字分选等数字化流通渠道, 打破农产品的空间流通限制,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转型, 夯实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基础; 在民生保障维度, 数字技术通过服务赋能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配置, 数字教育、远程医疗、数字政务等数字化服务, 打破了公共服务的空间壁垒, 提升了乡村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优质性, 弥合城乡公共服务的数字鸿沟; 在乡村治理维度, 数字技术的治理赋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台账、智慧监测、线上议事等数字化治理手段, 实现乡村治理的精细化、高效化, 提升乡村治理的决策科学性与执行有效性[2]; 在生态与文化振兴维度, 数字技术兼具保护赋能与传播赋能, 通过生态数字监测系统实现对乡村生态资源的精准监测与保护, 同时借助数字展厅、直播传播等数字化手段, 推动乡村特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实现生态保护与文化发展的双重赋能。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手段, 其在赋能乡村发展各领域的同时, 保留了乡村的本真韵味与乡土特色, 让乡村在数字化转型中焕发现代活力, 为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更是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

## 2. 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可行性基础分析

### 2.1. 上下联动的政策保障体系持续完善

政策支持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前提, 重庆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

部署,形成了中央政策引领、地方政策配套的上下联动政策保障体系,为数字乡村建设指明方向、提供支撑。在国家层面,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聚焦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sup>1</sup>将“赋能乡村振兴”纳入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sup>2</sup>《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sup>3</sup>,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作出具体部署,为地方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

在地方层面,重庆结合自身“超大城市+大农村”的实际,深入贯彻国家层面“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指示,出台《巴渝和美乡村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明确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精准赋能”的核心要求,细化了建设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与保障措施,将数字乡村建设纳入乡村振兴与美丽重庆建设的整体布局,同时建立政策落地督查机制,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推动中央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各项要求在巴渝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 2.2. 互补显著的城乡资源实现双向奔赴

城乡资源的互补性为重庆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主城都市区的数字资源与乡村地区的特色资源形成有效联动,让技术落地、服务下沉具备现实基础,这正是落实“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优势互补、共同提高”要求的具体体现。在技术与人才支撑方面,重庆邮电大学等高校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支持,聚焦山地乡村的数字技术需求开展专项研究,研发适配山地农业生产的数字设备与系统;江北区等主城核心区域将“智慧社区”建设的成熟经验向乡村下沉,为乡村数字服务站建设提供模式参考,推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管护资源和模式逐步向农村延伸。

在市场与产业对接方面,主城电商主播、电商平台、商贸企业与乡村种植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精准对接,主城的市场渠道、流量资源与乡村的特色农产品资源深度融合,形成“城市市场+乡村产品”的产销对接模式。城乡资源的双向奔赴,让数字技术能够精准适配乡村发展需求,也让乡村特色资源能够有效对接城市市场,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技术、人才、市场等全方位的资源保障,推动城乡在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等方面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 2.3. 因地制宜的实践基础不断夯实

重庆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立足山地乡村实际,深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逐步探索出适配山地特征的建设模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提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数字基建方面,摒弃平原地区大规模、全覆盖的建设模式,形成了“资源集中+场景优先+城乡联动”的山地适配模式,优先为特色产业基地铺设数字基础设施,用卫星、光纤弥补山地信号盲区,实现数字基建的精准布局,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算力’提升城镇‘脑力’”的要求;在人才培育方面,构建了“分层培育+内生驱动+城市支援”的乡村数字人才培育体系,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数字技能培训,培育数字新农人,同时借助城市人才资源为乡村提供数字技术指导,推动城乡人才要素双向流动;在场景应用方面,打造了生产、生活、治理三大维度的数字服务场景,形成了石柱黄连数字种植、奉节脐橙数字分选、云阳村级数字服务站等一系列成功案例,验证了数字技术在山地乡村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这些实践经验为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规模化、系统化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也让后续建设能够更加贴合山地乡村的发展实际,更好地落实“求真务实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建设内容和提升水平”的要求。

<sup>1</sup>[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sup>2</sup>[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8.html](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8.html)

<sup>3</sup>[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4/content\\_7017469.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4/content_7017469.htm)

### 3. 山地城乡融合背景下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策略

#### 3.1. 坚持“三化原则”，破解山地数字乡村建设核心难题

针对山地乡村地形制约、村民数字素养偏低、数字服务与乡村场景脱节等核心问题，重庆数字乡村建设需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轻量化适配、分层化培育、民生化服务的三化原则，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接“地气”、贴民生、见实效，让数字技术真正融入山地农村生产生活。

“轻量化适配”聚焦破解地形制约，完善山地特色数字基建，同时直面基建“重建设、轻维护”的核心痛点。按照“顺山势、贴产业、连城乡”的思路，构建非均衡、精准化的数字基建布局，落实“统筹做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改造整治、管理维护”的要求，但山地乡村数字基站维护成本较平原地区高40%以上，部分偏远村落因运维经费不足，5G信号覆盖率虽达89.6%但稳定性仅65%，数字基建运维的可持续性不足问题突出。优先为涪陵榨菜、奉节脐橙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铺设5G网络，利用卫星技术填补山地信号盲区，通过光纤强化政务服务中心、数字服务站等重点区域的信号覆盖；针对水稻种植等常规农业生产区域，推广低成本、易操作的数字化监测工具，如气象预警小程序、低成本土壤湿度传感器、虫情测报灯等，使农户可通过移动终端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监测与预警。同时，推动主城数字资源向乡村延伸，将主城智慧社区建设模式应用于乡村村级数字服务站，实现城乡政务、医疗服务互联互通；依托主城算力资源，与高校、科技企业共建乡村特色产业数字实验室，提升农业生产风险预警能力，使山地数字基建既适配乡村发展实际，又具备技术支撑体系，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城乡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

聚焦补齐能力短板，针对重庆乡村老年人数字适应障碍、返乡青年数字创业无支撑、村干部数字治理能力不足的差异化问题，构建“分层培育+内生驱动+城市支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让数字工具真正实现“村民会用、愿意用、能受益”[3]。针对60岁以上老年群体，组建“数字助农小分队”，编制重庆方言版数字操作手册，聚焦线上医保缴费、养老金查询、农产品代售三大高频需求开展“一对一”实操教学，在村级数字服务站设置老年专属服务窗口，同时开展乡村场景化数字风险科普，解决“界面复杂、方言适配不足、风险认知偏差”三重障碍；针对返乡青年，由市农业农村委联合主城电商平台实施乡村数字创业孵化计划，提供电商运营、直播带货、数字种植技术专业化培训，配套流量补贴、免费店铺入驻等政策，对接主城供应链与物流资源，培育乡村数字化带头人；针对村干部/经营主体带头人，开展数字治理与产业数字化专项培训，建立“主城区县对口帮扶”机制，将数字治理能力纳入村干部绩效考核，为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提供月度线上复训，防止数字技能流失。同时建立“城乡人才结对”长效机制，推动主城电商主播与乡村种植户“一对一”帮扶，实现城乡人才要素双向流动、优势互补。

民生化服务聚焦打通场景脱节问题，拓展城乡融合数字场景。围绕农业生产、村民生活、乡村治理三大核心场景，推动数字服务贴民生、办实事、通城乡，落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城乡融合发展成果”的要求。在生产端，简化乡村数字电商平台操作流程，如优化“重庆乡村好物”平台，仅保留核心的“买卖”功能，降低农户线上操作难度，同时在主城设立线下体验店，推动乡村好物走进城市商超，实现“线上+线下”双向销售，助力农产品上行；在生活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数字化融合，推行城乡同步课堂，让乡村孩子共享主城优质教育资源，全年惠及2万名乡村学生，同时完善远程医疗会诊、数字政务办理等服务，实现城乡医疗、政务服务均等化，让乡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在治理端，推行“简易数字台账”，杜绝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优化数字项目验收机制，将村民评价占比提升至40%，并把数字服务覆盖率、城市技术下沉次数等指标纳入区县考评体系，推动数字治理向实效化转型，全面提高城乡治理融合水平。

#### 3.2. 构建多元协同体系，凝聚数字乡村建设强大合力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建设成效取决于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与资源整合，行

动者网络理论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多元协同体系提供了学理框架。该理论认为,任何社会技术实践的成功,都依赖于多元行动者通过利益整合、角色定位、互动协同形成稳定的行动者网络,数字乡村建设需打破主体壁垒、区域壁垒,将“政府、农民、企业、社会力量”等多元行动者纳入统一的城乡数字建设网络,通过明确各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完善互动协同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农民主体、企业参与、社会支撑”的多元协同体系,实现各行动者的资源互补与利益共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度推进。

明确主体分工,设计实质性利益联结机制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以化解企业与农民潜在利益矛盾、实现利益共赢为核心,明确各参与主体职责定位并构建“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绩效奖励”三位一体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民从数字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深度参与者、直接受益者。政府承担政策引导、统筹协调、基础设施保障与利益联结机制监管职责,出台税收减免、项目补贴等政策激励参与企业,同时建立常态化监管考核机制,保障机制落地执行;农民/村集体以土地经营权、特色农业资源等作价入股数字化项目,全程参与项目设计、建设与验收,农户开展标准化数字化生产可获保底收益,并与村集体依据持股比例享受项目年度收益按股分红,达标者可获额外绩效奖励;企业向“全链条赋能+利益共享”转型,配套技术培训、市场对接等增值服务,优先雇佣本地农民,提取项目年度净利润15%~20%作为分红资金池,且将农户数字化生产达标率、产品增值收益幅度与政府补贴申领挂钩,倒逼利益共享责任落实;高校、科研院所等社会力量补齐人才、技术短板,行业协会牵头制定政企农利益联结行业规范,推动机制标准化、规范化运行。

深化城乡联动,强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sup>[4]</sup>。推动主城科技企业、高校、社区、商贸平台与乡村地区深度合作,形成城乡融合的数字乡村建设格局,落实“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的要求。鼓励主城科技企业与高校针对山地乡村发展需求,研发适配性强、成本低的数字技术产品与设备;推动主城社区与乡村村级组织结对,分享智慧社区、数字治理的成熟经验;支持主城电商平台、商超企业与乡村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搭建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的便捷通道。如拼多多与奉节共建“脐橙数字分选中心”,既提供数字分选设备,又开展果农分级培训、对接电商流量,推动奉节脐橙线上销售占比从35%升至58%;重庆百货与武隆合作搭建“高山蔬菜数字种植系统”,实时监测蔬菜生长数据,实现蔬菜4小时直达主城货架,带动种植农户均增收2000元,数字技术与城乡联动的深度融合,推动奉节脐橙、忠县柑橘等特色农产品产值实现大幅增长,成为山地乡村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深度的城乡联动,让城市数字资源持续下沉,乡村特色资源加速上行,实现城乡要素的高效对接与双向流动,促进城乡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推进川渝联动,拓宽数字乡村发展空间。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化“川渝乡村数字协同平台”建设,推动川渝两地数字乡村建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在产业协同方面,推动川渝两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数字溯源,实现品牌共建、市场共享,如江津与汉源花椒跨区域溯源项目,去年实现跨区域销售超1.2万吨,助力成渝地区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在服务协同方面,完善“川渝乡村数字供销联盟”,搭建川渝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数字平台,推动成渝地区城乡公共服务与市场资源互联互通;在文化协同方面,打造“巴蜀非遗数字展厅”,通过3D建模、直播等数字技术,展示荣昌夏布、四川蜀绣等巴蜀特色非遗文化,吸引超500万网友关注,推动渝东南苗绣与川南竹编开展跨区域直播联动,放大乡村文化特色,实现川渝乡村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与协同传播,让成渝地区乡村在数字赋能下实现协同振兴。

### 3.3. 坚守以人为本理念,彰显巴渝特色数字乡村价值

数字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服务农民、发展乡村,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重庆乡村的资源禀赋与文化特色,避免“唯技术论”,让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彰显巴渝特色,打造独具

山地特征的数字乡村建设样板, 让农民共享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成果。

聚焦民生需求, 提升村民数字获得感。始终将农户的实际需求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导向, 落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 使数字化工具切实解决乡村发展中农产品流通效率低、医疗服务可及性不足、政务服务办理效率低等现实问题[5]。针对乡村老年群体居多的特点, 保留线下服务渠道, 同时安排村级数字服务站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协助, 让石柱土家族老人几分钟即可完成医保缴费; 针对农业生产需求, 打造简易化的农业数字监测与对接平台, 让 65 岁的忠县果农通过手机即可查看果园湿度、对接农产品订单; 针对村民精神文化需求, 搭建“村级数字影院”、“乡村数字书屋”等平台, 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数字技术的应用并非改变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模式, 而是在保留乡村本土特征的基础上,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村民生活便捷性, 增强村民的获得感, 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立足资源禀赋, 放大巴渝乡村特色优势。将数字技术与重庆的山地生态资源、巴渝民俗文化深度融合, 推动乡村产业与文化的数字化转型, 落实“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 尊重乡村的自然地形地貌、乡土风情”的要求。在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 将苗绣、土家族织锦等民俗文化融入直播带货, 通过文化讲解提升农产品与手工艺品的附加值, 让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生机; 在渝东北三峡库区, 运用“生态数字监测系统”, 对库区水质、植被进行精准监测与保护, 同时为脐橙等特色农业种植提供精准的气候、土壤数据, 实现“护江与育橙”的协同发展, 数字技术的精准赋能让渝东北三峡库区奉节脐橙 2025 年产值同比增长 28%, 达 36 亿元, 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在渝西平原与山地过渡地区, 依托数字技术打造生态旅游数字平台, 将乡村生态资源、民俗文化与城市旅游市场对接, 推动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 让巴渝乡村的生态美、产业兴、文化活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实践范式。

深化实践创新, 打造山地数字乡村建设样板。持续深化“山地适配、多元协同、以人为本”的重庆数字乡村建设逻辑, 总结推广石柱黄连数字种植、奉节脐橙数字分选、忠县柑橘数字产销等成功经验, 不断优化数字技术在山地乡村的应用场景与服务模式, 为全国山地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重庆样本”。推动城市数字资源持续向乡村下沉, 完善山地乡村数字基建体系, 培育本土化的乡村数字化人才队伍, 打造更多贴合山地乡村实际的数字服务场景, 让数据成为数字化生产资料、手机成为数字化生产工具, 在保留乡村乡土风貌的基础上实现数字化转型, 构建独具巴渝特色的数字乡村发展新格局。重庆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 不仅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生动探索, 更是超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其经验做法将为全国同类地区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要求、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

## 参考文献

- [1] 傅煜. 数字乡村建设的转译困境和优化路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2025.
- [2] 唐文浩. 数字技术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2): 1-9.
- [3] 张明明, 温辰煜. 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长效机制[J/OL].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1. <https://link.cnki.net/urlid/14.1305.C.20260306.0958.003>, 2026-03-24.
- [4] 刘曾欣.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阐释与实践路向[J/OL].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k\\_902IEglk81GEPTjQ5rNMxfr-M9V4zepWiDershmJa-QWJlwi1M7uMkjtjbJHc4FweZc-AmpVcFdO8P45G1ahXS33MBvphTrLelyefR4GeyJfJjolIEZ1TZUe-GUfWhSfkmACBLEXCuj8Gi0g8JRCw2W84ZpXp\\_XwscEQMAxn8e-CdEPK7mqvp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k_902IEglk81GEPTjQ5rNMxfr-M9V4zepWiDershmJa-QWJlwi1M7uMkjtjbJHc4FweZc-AmpVcFdO8P45G1ahXS33MBvphTrLelyefR4GeyJfJjolIEZ1TZUe-GUfWhSfkmACBLEXCuj8Gi0g8JRCw2W84ZpXp_XwscEQMAxn8e-CdEPK7mqvp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2026-03-24.
- [5] 陈晓琳, 李亚雄. 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数字化陷阱及路径选择[J]. 理论月刊, 2022(10): 108-117.